

# 罩不住的長照，找不到的正義

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我要講的是長照，可是呢我想TIWA對於家務移工的努力其實跟這個都是直接相關，那我就先切目前長照的狀況，這個是長照的前世，什麼是前世呢？就是國民黨那時候的東西，前面做這麼多東西，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叫做長照，可是比較聽到的說是從2007-2016是長照十年，其實之前還有什麼大溫暖計畫啊等等，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那些溫暖？反正總之長照十年是2007到2016，那他的服務提供了什麼呢？就是這些項目別：機構、社區、居家、其他，機構就是大家知道的目前為止是那種排排坐推球球的那種機構嘛，然後社區呢就是照理講一個區域裡面你會需要有一個東西，你可以把老人家放在那邊啊，或者是說家托，再來是居家護理就是送餐喘息服務這個，居家照護是目前長照十年裡面申請最多的，然後其他就是交通接送還有輔具的購買等等，再來就是家庭照顧者。那剛剛丹鳳其實有提到，很多的新移民配偶們其實就是當這個長期照顧者，再來就是移工囉，看一下這裡立法，目前為止就是長照是提供家庭所需要的服務，提供4%是這個機構，3%是下面這一大塊，然後其中居家為最多，家庭照顧者占65%，大部分的人都是家裡面的家屬照顧，然後移工佔20%多約三成左右，那家庭照顧者呢，這個是加總的統計，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十年，也就是一個家庭的家屬是照顧這個家裡的被照顧者大概平均是十年，這是家庭照顧者總會做一個統計，這個十年聽起來不多，可是老實說你在這個十年你要怎麼樣規畫你的人生，你就是照顧這個人，所有的需要都是以這個被照顧者為需要，我常常講說就是一命換一命的，因為我今天犧牲我對生命跟生活的想像來換得這個被照顧者可以繼續存活下去，跟他好好活著，那平均照顧的時數大概14小時，所以大部分的家庭照顧者常常有這些問題，那家護移工的收入，22萬是一個偷懶沒有在update的數字，然後15萬其實全年無休這是勞動部自己的統計，其實薪

資就這麼低，15840然後變一萬七，工資其實跟剛剛講的一般家庭照護差不多，那更厲害的是他比較好用、好管，譬如說我們有一個案子是，老闆在打麻將晚上三點多需要一杯水就把他樓上的勞工叫下來泡杯茶給他喝，這個是我們在2015年行動收到的上千的案件，血汗長照的這劇案件，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剛剛王蘋也提到了那些慘劇那些悲劇，不只是女性的問題，家庭裡面的弱勢性別就是這些問題，女兒、媳婦當然還是佔多數，但是很多是老公公照顧老婆婆的這個老公公，也有很多是找不到工作失業的男性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跨性別者跟同志，都是在這樣子長照還在繼續每個家庭承擔的狀況下，每個所謂要的婚家承擔的狀況下累積出來的問題。

那我要讓大家看一下的是說，2007是直的淺綠色的線，這是剛剛講的十年長照開始做的時候，照理說如果政府提供的長照大家有感的話，那你應該不會再去聘外籍看護工嘛，不是說外籍看護工從1992年開始就是補充人力嗎？是不是補充的定義因此而被重新定義，所以2007開始這個往上爬的線，其實就是家庭看護工，其實就是這些照顧者，繼續的以廉價勞工的形式被引進到每個各別家庭裡面，所以長照的沒有用也在這裡有具體的證據。這個讓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我們講家庭看護工它的基礎是這樣的條件，他不只有無勞動條件保障的狀態，它其實有其他類別，移工政策裡面的束縛，行業別拘束、國籍別拘束、拘留限期拘束等等，所以什麼叫做沒有勞動條件保障呢，就是它沒有工時跟工資的保障，那其實，在1998年的時候，有半年的期間，家庭看護工是以個人服務業有納入勞基法的，所以我們在過程當中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一直要打說這個半年是怎樣後來覺得不可行的，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可以具體回答，到底是怎麼樣不行，換句話講如果不行你是不是要想辦法讓它行，也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政權、執政黨來說那應該要怎麼處理，所以最低工資跟最高工時，目前沒有對家庭看護工有任何意義，365天沒放假目前都是正常的，好像跟日前的遊覽車駕駛有點像，你沒有握方向盤就不是啊。一路走來都是一致的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這個呢，是我們在做以立法，希望制度性的保障現在目前為止還在個別家務看護裡面的這些勞動者，所以從2003年，我們開始以一個比較溫柔的訴求，叫做重視外勞貢獻，保障外勞人權開始，然後2005是高雄捷運的事件所以做了反奴的遊行，那其實一直往後到2011年都是在講家務移工的事，2013年有一個轉進，我們被迫得

要去談長照制度了，2015年更是往長照走，基本上長照制度我不在這邊多講，可是我們想要講的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這個制度的推行、推展我們受到很多的阻力，這個阻力呢其實來自很多社福團體甚至婦女團體，因為在過程裡面我們其實開始提家務移工的勞動條件的保障的時候，第一個跑來反對我們的就是老盟殘盟這些團體，他說如果我們把家務移工的勞動條件提高了，可能每個個別家庭成本就會提高，所以我們就去拜訪他們，我們去跟他們說其實有一個什麼方式可以來討論呢，因為弱弱相殘的局面其實是政府退位很清楚的狀態，所以我們就去拜訪，其實社福團體很清楚的包括聲明、行動，都來反對說如果沒有所謂配套，那家務移工的勞動條件先別提要保障了。因為經過我們的拜訪，這兩位身心障礙者，在2007年的時候他們就願意站出來，因為當初老盟、殘盟是比較反對的，所以我們去做各個地方的拜訪後有一些個別的，譬如說老盟的什麼分會、殘盟的分會跟我們講說理解我們的想法，也同意其實他不是不想勞工放假，而是他自己沒有一個人手進來根本沒辦法這樣子做，所以他們就出來聲援我們，帶著他的移工一起來，可是總的來說，他們說我們的總會說不行，我們也不能帶著這個title來說我們支持這樣的訴求，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是有這樣問題。

2008年這個東西有一個代表性，就是到目前為止2015年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之後，還是用雙軌制，這個時候是2008年，我們當初要求政府出來把責任擔起來的時候，很多團體就講，政府單位勞動部也好，行政院也好就說我們就進行長照嘛，有了長照就好了，不要現在爭這個家務移工勞動條件，所以我們那時是說，到現在都是，如果你聘了家務移工，你就不能用長照這些服務，所以我們那時要求其實你應該要讓喘息服務給這些家庭用，所以三方可以贏，什麼叫三方可以贏，因為勞動部訓練了一拖拉庫的照護人員，可是他根本進不去，因為所有的市場都被廉價勞動力佔滿了，這是大家一般聽的外籍勞工搶走台灣人的工作嘛，大家都這樣講，不過那時候確實是本地的照護員，沒有穩定的工作可能，但是外籍勞工因為被壓著沒辦法放假，那受照顧者因為外籍勞工太累或沒辦法好好服務其實有那樣的困境在，所以我們那時候要求說其實應該要開放這個，可是這個其實到目前為止，長照服務法2005年通過的時候還是一樣落實了雙軌制，聘雇家庭移工的這些家庭還是不能使用長照服務，然後這個時候殘盟就上去說話了，他說呢我們不需要家

事服務法，我們要的是負責，如果由國家來引進外籍看護的話，好像很不錯哦，但是要被負責管理、監督和訓練，這個是一般來講，講到現在連媒體都理所當然，這些很1992年被引進到台灣的家護移工，他們好像沒被訓練過，他們好像沒有能力，是一個大家不得不的選擇，可是事實上我們從頭到尾依賴他們已經二十幾年了，那這些管理、負責、訓練到目前為止就是社福團體還常常拿來批評家務移工的狀態，覺得他們不夠專業，再來另外一個所謂的購買居家服務，也就是說呢，你如果要買服務的話你就用錢來買，也就是我們常講的使用者付費嘛好像很理所當然，所以這樣子的邏輯社會還到目前為止還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看長照，以至於我們的長照沒辦法推的好。

所以這個表是說2008王如玄為了讓馬英九當選，在這個面向上她提出說應該要立法保障家務工，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談哪，可是還是一樣沒有，蔡英文跟她比照過做法這樣，所以我們不得不被迫去理解什麼叫做社福體系，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就是大家不太認真，本來做移工做勞工比較熟，現在社福體系這麼龐大這麼複雜，還有老人保險、殘障保險，所以這些法令跟實際的狀態其實我們都不熟，那我們被迫得要進到這個制度裡面去一邊打一邊理解這樣，所以2011年成立了長督盟，剛講的反對的老盟殘盟也就是另外一邊，那長督盟有哪些人呢，第一個是家庭照顧者總會、婦女新知等等當然包括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當初在長督盟成立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議題，到底要不要把個別聘雇家庭移工，因為我們主張各個家庭聘雇在各個家庭裡面應該要被放開來要被打開，這是什麼原理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古時候有個女性主義者要求家務要社會化，還有這個事情嗎？有嘛，好，基本上我們是這樣覺得啦，這些家務勞動不應該讓個別家庭做負擔，要國家、政府，這個公權力來做承擔，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個別家庭的聘雇應該要慢慢打開，機構來做聘雇，國家來做負責，然後再做調整跟安排。現在的家庭個別聘雇當然不可能馬上就消解掉，所以有個落日啊什麼，可是這個東西在長督盟裡面有很大的吵架，然後後來就是我們沒有吵輸，我們也沒有吵贏，就是這條例列上去了，但是後來就默默在立法院不過嘛，聽說同志婚姻法不是也這樣嗎，剛開不是有多元嗎，後來不是一對一嘛，所以就是這個，差不多這個味道。那長推盟當然就是我們的對照，他們還是覺得這個家務移工不應該在社福的照顧這一塊裡面。

弘道跟林依瑩要說一下，林依瑩算是弘道的CEO那種偉大人物，目前是台中市的副市長，他們推了一個方式是走動式照顧，如果大家有稍微關心一下長照應該知道這個事情，走動式照顧其實很不錯，他要的是模仿北歐，譬如說我老了，我養三個貓，那以後我可能可以不用洗澡，但是我的貓要買貓砂，怎麼辦我搬不動，可不可以有人來幫助我買貓砂、清貓砂，在走動式的方式是可以的，可是現在社福的規定是不可以的，社福社工的專業是非常限制、非常狹窄的，這個林依瑩把走動式推廣了，而且她在政治關係上很有能耐，國民黨、民進黨都非常可以配合，所以其實勞動部還特別為了這種走動式的服務把一個空間打開，就是這樣的團體可以聘雇移工來做這樣的實驗，可是，假如是說這樣的方式打開了之後，它同時開的不只是服務項目的多元，而是市場化的更被落實的可能，所以這個是在這邊要提的。我差不多時間了哦，好，2013的血汗長照，當年因為我們跟長督盟有了合作，跟家總、婦女新知有了合作，所以那時有這個血汗長照的遊行，那是我們當時的一個訴求，第一個是說家庭照顧者跟移工，剛剛講65%跟28%的這些人應該要納入長照人力，你不能拿那個10%來跟我們唬爛，廢除個人家庭看護制度是個別家庭這個要被廢除，那當然就默默的不見了，就是這一條，那當這個還沒有做到之前家務工要有法令保障，這是一直要的訴求，現金給付是國民黨時代有長照保險法，現在被剔除了，民進黨要長照稅收制，不是保險制，所以那時候現金給付是我們跟家庭照顧者總會有一個差距，總之，後來又成立了普照盟，那普照盟呢，大家可以看到照片裡面，那是苦勞網截下來的，然後那上面都是婦女運動中的偉人對了，劉郁秀當然是大偉人嘛，但是她非常歧視移工，有一次，我跟她同一個場子裡面講話，然後我真的被他嚇到了，她用了一個照片，然後一個就是一個醫院照顧的場景，然後她說你們可以想像這裡所有的照顧者都是移工嗎？然後我就想這什麼話啊！我就被嚇昏了。

所以，總之，普照盟成立了，他們有一些訴求和說法跟我們類近又不類近，也就是說我要提出這個就是，在整個長期照顧的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混亂的打架狀態，那因為長照制度本身就混亂，以致於打架出來的狀況也很混亂，其實，在性別的場合特別要提醒，現在打的這些架不見得跟性別直接相關，但是跟階級特別相關，因為有很多現在是女人在打我們啊，那百分之九十幾的台灣的照顧的移工也是女人嘛，生理女性嘛，這些人是怎麼

打的，譬如說，我們不是簽了CEDAW嗎，我們不是簽了兩公約嗎，所以這些簽過的跟這些有什麼關係，有沒有聽過行政院性平委員會出來說，我們要把二十幾萬的家務移工都是女性，要人家被平等對待，從來沒有，所以其實這個仗打的非常混亂就是了。好，這個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已經過了，後來長保法也就廢了嘛，因為民進黨上了。這個呢要特別講的是剛不是提了嗎，現在長照有機構、社區、居家、其他服務，那機構現在是政府、社福團體都覺得不好的事，可是事實上有許多，他寫說有一千多家的老人機構，其實有優質的佔了一半以上，這是你排隊排多久，排了三、五個月才能進去的這種狀態，但是大部份，我們現在印象中的，你會不會把你家裡的這些需要受照顧的送到機構去？一定不會，因為你送進去，印象裡就是排排坐、推球球，一整個叫做沒有人性、叫做不孝，那這種東西其實政府應該負責他不說，他說我們現在不習慣機構，說中華文化、台灣文化，反正我們這些人就不愛機構，可是事實上有這麼多機構大家是排著要進去的，我還要講的是什麼，有可能這麼美麗，就是你老的時候住到一個機構去你還可以談談戀愛做做愛，可是事實上台灣的機構不長這樣，台灣的機構不長這樣的同時，卻是把機構市場化這個面向落實的很好，所以49床以下老人機構目前座落下來已經可以是營利的，最近在推的長照的法人法，也完全向公司的導向去推，所以市場化是在蔡英文目前主導的2.0裡面，非常重要的方向，它推出來其實是很隱晦，透過各個法來把這個東西座落下來，我覺得這是最近比較糟而且麻煩的事情，不知如何跟一般社會和輿論對話這個市場化的事情。好，然後百分之九十是市場化的，所以政府責任在哪裡，我們要說政府責任除了剛剛講的那部份以外，長照的照顧人力，包括照顧管理人員，照管專員，它是一個約聘雇人員，大家知道高速公路收費人員才在打約聘雇的仗嘛，約聘雇的沒有勞動條件的保障是在這樣的面向發生的，再來，照顧服務員，其實目前根據這些統計，他根本進不去，照顧人力其實是一個目前長照人力最大的問題，所以，是不是要留在私領域，我覺得這是大家後續可以討論的。

再來，照護正義，我們一直講，大家被訓練為消費者多而不是被訓練為勞動者的多，也不是被訓練為照顧者的多，當你要去問一家養護機構，去找一個人的時候，你會去問它空氣是不是好，光線是不是足，上的課是不是ok，但你從不會去問這些照顧人的人他們是不是在適當的勞動條件狀況

裡面，所以我們要說的是，照顧正義必須要顧到兩個面向，被照顧者是一個，照顧別人的人也應該要被看到。這是短中長期目標，短期是我們不同意他現在有一個清楚的辦法裡列出把聘雇家庭移工的家庭排除在長照的服務的使用，中期我們覺得如果你還沒有辦法廢除個別家庭聘雇的狀況下，這些在家庭照顧的家務移工，應該要有勞動條件保障，長期呢，四年看起來有點好笑，反正長期的目標是要廢除個別家庭聘雇，應該要機構聘雇，國家來做負責，其他是什麼呢，最近在講的稅收制，大家在講長照，大家在講財源，可是事實上長照不只看財源夠不夠的問題，而是怎麼拿財源，目前民進黨要的財源跟國民黨差不多，他們是要用煙捐嘛，就是抽煙的要更交稅，所以我很希望那個國民健康局出來講講話，孫越出來講講話，到底要我們抽煙還是不抽煙，是要抽煙支持長照還是我們不抽煙支持健康。再來贈予稅就是前人在做遺產交換的那些要稅嘛，這個好像叫做機會稅嘛，總之是不穩定的，如果死的人不夠多，有錢人死的不夠多遺產稅就會下降嘛，如果我們沒有負責抽煙多一點的話，煙捐也會下降嘛，那長照怎麼做呢？這其實都是一些不面對問題的方法。基本上長期照顧不論你是窮人，你是有錢的人都需要碰到長期照顧的時候，那就是社會、國家得承擔，所以這個不只是錢夠不夠，而是錢怎麼來，所以稅應該要怎麼來做這些事情是政府要怎麼擔起責任的表現。我覺得所得重分配必須要在這個裡要做到。這個是最近認識的朋友我覺得他講的話超有道理，我把藍色的地方再唸一遍，這好像是台大大新報的報導，他說：障礙團體與老人團體在這個過程裡面到底用了什麼方法讓台灣幾十年來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的這個制度有長出來一點嗎？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的疑問，怎麼我們這些，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搞勞工的，現在來搞社福，也是被迫啊，也是不得已啊，所以社福團體在這個過程裡，包括很多女性主義團體到底有沒有在講家務勞動社會化的事情是怎麼做落實的，其實都沒有。

再來，另外一點是說，社會福利到目前為止其實是這個政府，國家機器的預防手段，只要有人不要死的像最近的遊覽車司機這麼慘，你可以慢慢活著；如果今天的新聞是一個老公殺一個老婆，過一個禮拜再發生一個媽媽殺死一個小孩，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反正新聞有一天都會忘了，所以他可以承擔，所以社會福利不是一個整體政府擔責任的狀況，而是他是來做解決問題的一個手段，殘補式的稍微有一點就算，另外是現在的社會福利都以家庭為

單位，這位孫嘉梁他很酷，他是想要自立生活的身心障礙人士，他想要自立生活，他被評鑑說他可不可以申請長照這個服務，就得跟他原生家庭相關，那我可不可以自立生活，可不可以不要跟我的原生家庭相關，所以這個是長照現在第一個私有化，第二個政府退責，第三個就是它得跟家庭相關的一個具體描述，這寫的太好了，推薦大家去看，我的報告到此，謝謝。